

龙溪精舍丛书

龙溪精舍丛书

後漢孝靈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三 袁 宏

建寧元年春正月己亥上徵至大將軍竇武持節迎于
夏門亭庚子卽皇帝位以太尉陳蕃爲太傅以將軍竇
武爲司徒胡廣錄尙書事詔曰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
納爲允謇諤之節宣于本朝朕初踐祚親授策命忠篤
之性老而彌純其封蕃爲高陽侯固讓不受章十餘上
乃許三月辛丑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庚午大赦天下賜
男子爵孝悌力田帛各有差夏四月甲午追尊祖解瀆
亭侯淑爲孝元皇帝考嗣侯萇爲孝仁皇帝妃董姬爲
愼園貴人戊辰以長樂衛尉王暢爲司空五月丁未朔

日有蝕之六月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曹節等十一人爲列侯八月司空王暢以災異策罷宗正劉寵爲司空暢字叔茂太尉龔之子也初暢爲南陽太守設禁令明賞罰太守下車之後而故犯法者發屋伐樹塞井移竈豪彊戰慄晏開早閉功曹張敞諫曰蓋聞諸經典殷湯聞三面之網而四方歸仁武王除炮烙之刑而天下咸服高祖創業約法三章孝文寬刑號稱太宗若夫卓茂文翁之徒皆去嚴刻務崇溫和不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于上民物和於下愚謂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治民在德不在於刑暢於

是崇寬慎刑旌賢表德暢以郡俗奢富欲約己以矯之
乃衣大布坐羊皮車廐馬羸弊而不改之同郡劉表時
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蓋聞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守
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清不暴鱗濁不汙泥蘧伯玉恥
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門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
乃皎然自責於世暢荅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
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聞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高風
且以矯俗也太后新攝政政之巨細多委陳蕃竇武同
心戮力以獎王室徵用天下名士參政事於是天下英

雋知其風指莫不人人延頸想望太平其後中常侍曹
節與上乳母趙嬈求諂於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
所封拜蕃武每諫不許會有日蝕之變蕃謂武曰昔蕭
望之爲石顯所殺李杜禍及妻子有一石顯望之尙爲
之死況數十人邪趙夫人旦夕亂政其患最甚蕃以餘
年請爲將軍除之因災之變以除佞臣誰曰不可武亦
謀之深納蕃言乃言之於太后曰故事內官但典門戶
給事左右而已今乃參政事貴顯朝廷父子兄弟並在
列位天下匆匆多以爲患今可悉除之太后曰此皆天
所生漢元以來世世用事國之舊典何可廢也但誅其

惡耳武性詳重疑而未決是時太白犯上將星又入太
微侍中劉瑜素善天文與蕃書曰星辰錯亂不利大臣
前所謀者事宜速斷之蕃武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爲
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武奏收中常侍曹節長樂食
監王甫等使侍中劉瑜內其奏謀頗泄漏節等乃竊發
瑜奏且知其事節曰前先帝宮人嫁武父子載取之各
且十餘人此大罪也身自不正何以正人中黃門朱寓
曰其中放縱者罪當誅耳我曹何罪乃與等輩十餘人
結誅武等是夜矯詔以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誅尚書令
尹勳因共脅太后取璽綬九月辛亥節請帝御前殿召

公卿百官易拜司隸校尉河南尹遣中謁者分守南北宮節稱詔收大將軍竇武武不受詔與子紹將北宮二千入屯洛陽都亭太傅陳蕃聞起兵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尙書門正色曰大將軍竇武忠以衛國黃門常侍無道欲誣忠良邪黃門王甫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資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劒士收蕃蕃聲

逋厲辭氣不撓遂送蕃北寺獄節又稱詔以少府周靜
行車騎將軍與匈奴中郎將張奐王甫持節共以討武
等與武陳兵於闕下武令其軍曰黃門常侍反逆無道
何盡隨之反乎先降有重賞中宮執勢久士皆畏之於
是免武兵數十人者各爲部歸於甫軍自旦至食時兵
降且盡武自殺紹等走靖等皆斬紹弟機親族賓客悉
誅之蕃亦被害妻子徙曰南皇太后遷于雲臺於是自
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皆免官禁錮蕃字仲舉汝南
平輿人初袁閎爲郡功曹舉蕃以自代曰陳蕃有匡弼
之才不可久屈宜以禮致之於是爲郡功曹舉賢良方

正皆不就桓帝初招延俊乂徵拜爲議郎起署爲尙書
稍遷九卿初爲豫章太守獨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餘人
不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此類也丙辰司徒胡廣爲太
傅錄尙書事司空劉寵爲司徒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
初爲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爲將作大匠
山陰縣有數老父年各八十餘居若邪山下去郡十里
聞寵當遷相率共往送寵人齎百錢寵見老父曰何乃
自苦來邪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不
去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
至民間狗不夜吠老值聖化今聞當見棄故自力來送

寵曰吾何能及公邪甚勤苦父老爲選一大錢受之故
會稽號爲取一錢其清如此薄衣服弊車馬其與人交
恂恂然在朝廷正色不可干以私閉門靜居不接賓客
教誨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封曹節十八人
爲列侯討陳竇之功也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鮮卑犯
幽州殺略吏民自此以後無歲不犯塞陳竇之誅海內
冤之曹節善招禮名賢以衛其罪乃言於帝就拜姜肱
爲犍爲太守韋著爲東海相詔書迫切肱浮海遁逃卒
不屈去著不得已遂解巾臨郡爲政任威刑妻子放恣
爲受罰家所告論輸左校刑竟歸鄉里爲姦人所殺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迎愼國董貴人幸南宮嘉
德殿二月己巳尊董貴人爲孝文皇后后置永宮如匱
貴人之禮貴人河間人配解瀆侯萇生帝后兄子重爲
五官中郎將夏四月壬辰青虵見御座殿軒癸巳大風
折木詔羣臣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議郎謝弼上疏曰蓋
聞虵者女子之祥也皇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所致
也皇太后定策帷幄援立陛下雖父兄不軌非皇太后
之罪陛下當以其誅滅之故特加慰釋之念而反隔絕
靡有朝問之禮大虧孝道不可以示四方昔周襄王不
能事母夷狄交侵天命去之遂陵遲不復興禮爲人後

者爲之子今以孝桓皇帝爲父豈得不以皇太后爲母
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斥候兵革
蠡起非孝無以濟之願陛下上以堯舜爲法下以襄王
爲戒無令皇后憂愁於北宮一旦有霧露之疾陛下當
何面目以見天下乎又匈奴中郎將張奐上書曰臣聞
風以號令動物通氣木者火之本相須乃明虵者屈伸
隱顯似龍順至爲休徵逆來爲災殃故大將軍竇武忠
肅恭儉有援立之功太傅陳蕃敦方抗直夙夜匪懈一
旦被誅天下驚怛海內喑喑莫不哀心昔周公旣薨成
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

改葬天乃立反風其木樹盡起今宜改葬蕃武遷其家
屬諸被禁錮一宜蠲除則災變可消昇平可致也天子
雖知奐言是然迫於節等不得從之中官惡謝弼出爲
陵府丞郡縣承旨以他罪死獄中張奐字然明燉煌酒
泉人少與安定皇甫規俱顯當世而奐又與規善初奐
爲梁冀所辟冀被誅奐廢錮眾人莫敢爲言唯規數薦
奐由是爲武威太守渡遼將軍幽并清淨吏民歌之徵
拜大司農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奐讓不受願徙
戶華陰舊制邊民不得內徙唯奐因功得聽故奐始爲
弘農人建寧初奐新至未除會陳竇之事中常侍曹節

等承制使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下獄死義士以此非奐然素立清節當可否之間雖彊禦不敢辱也後以黨事免官禁錮河東太守董卓慕其名使兄遺奐縑百匹奐不受知卓有姦兇之心遂與絕至於朋友之饋雖車馬不辭也時被黨錮者多不守靜或徙或死唯奐杜門不出養徒著書矣六月司徒劉寵爲太尉九月江夏丹陽蠻夷反李膺等以赦獲免而黨人之名書在王府詔書每下輒伸黨人之禁陳竇當朝後親而用之皆勤王政而盡心力拔忠賢而疾邪佞陳竇已誅中官逾專威勢旣息陳竇之黨又懼善人謀己乃諷有司奏諸

鉤黨者請下州郡考治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
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而誅之
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黨人而爲不軌不
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帝乃可其奏於是故司空王
暢太常趙典大司空劉祐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尙
書荀緄朱寓魏朗侍中劉淑劉瑜左中郎將丁栩潁川
太守巴肅沛相荀昱議郎劉儒故掾范滂皆下獄誅皆
民望也其餘死者百餘人天下聞之莫不垂泣

袁宏曰夫稱至治者非貴其無亂貴萬物得所而不失
其情也言善教者非貴其無害貴性理不傷性命咸遂

也故治之興所以道通羣心在乎萬物之生也古之聖人知其如此故作爲名教平章天下天下旣寧萬物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萬物之情大也當其治隆則資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則立身以重教然則教也者存亾之所由也夫道衰則教虧幸免同乎苟生教重則道存滅身不爲徒死所以固名教也汙隆者世時之盛衰也所以亂而治理不盡世弊而教道不絕者任教之人存也夫稱誠而動以理爲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內不忘己以爲身此利名教者也情於名教者少故道深於千載利名教者眾故道顯於當年蓋濃